

子恺游记

丰子恺 著



豐子愷



中国出版集团
海豚出版社

书丛

子
瞳
游
记



海豚出版社
DOLPHIN BOOKS
©IDG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子恺游记 / 丰子恺著. — 北京: 海豚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5110-1147-3

I. ①子… II. ①丰… III. ①散文集—中国—现代
IV. ①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14071 号

书 名: 子恺游记
作 者: 丰子恺

总 策 划: 俞晓群
丛书策划: 李忠孝 梅 杰
责任编辑: 梅 杰 边海玲 房 蓉
美术编辑: 吴光前
责任印制: 于浩杰

总发行人: 俞晓群

出 版: 海豚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dolphin-books.com.cn>
地 址: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 编: 100037
电 话: 010-68997480 (销售)
010-68998879 (总编室)
传 真: 010-68998879
印 刷: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32 开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印 张: 6.875
字 数: 11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110-1147-3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丰子恺(1898—1975)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漫画家、散文家、教育家和翻译家,在绘画、文学、音乐、教育、翻译、书法等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其著述宏富,生前出版的各类著作共有一百五十多种。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丰子恺的作品一直深受海内外广大读者的喜爱。为了方便读者阅读,也为了让读者能够轻松地走进丰子恺的文艺世界和精神世界,应海豚出版社之约,我们将丰子恺的文学和艺术教育类作品,按照一定的“主题”予以分门别类,汇编为《缘缘堂书丛》。本丛书分两辑推出,计有16册,具体如下:

第一辑:《子恺自传》、《子恺随笔(上)》、《子恺随笔(中)》、《子恺随笔(下)》、《子恺品佛》、《子恺游记》、《子恺童话》、《子恺故事》;

第二辑:《子恺书信(上)》、《子恺书信(中)》、《子恺书信(下)》、《子恺诗词》、《子恺日记》、《子恺书话》、《子恺谈艺(上)》、《子恺谈艺(下)》。

收入各册之中的篇目尽量避免重复，但个别篇目因其自身的重要性或特殊性，符合两个甚至多个“主题”，为了保证每册书的完整性和丰富性，只好重复收录。

本丛书以丰陈宝、丰一吟合编的七卷本《丰子恺文集》（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为排印底本，并参照原刊本或初版本，对其中个别明显的误植、别字等作了订正。此外，本丛书在整理、编辑的过程中，还充分吸收了近二十年来的研究成果，根据丰一吟先生所提供的资料和其他研究者的发现，增添了《丰子恺自述》、《个人计划》、《新年试笔》、《平生自序》、《对太虚大师抱歉》、《我写文章的一些经验》、《检查我的思想》、《行路易》、《〈弥陀经〉序言》、《〈大乘起信论新释〉译者小序》等数十篇丰子恺集外佚文、佚诗和上百通佚简。

据我所知，近几年，俞晓群先生主事的海豚出版社发心立志，邀请有关专家和学者，大规模整理、编纂丰子恺作品，已出版和正在操作之中的重大选题就有《丰子恺儿童漫画选》、《丰子恺儿童文学全集》、《丰子恺美术全集》、《丰子恺散文全集》、《丰子恺谈艺录》、《丰子恺全集》等。这是当今出版界的一件盛事、喜事和善事，也是广大丰子恺爱好者、研究者的一大福音。但愿这些作品集能早日问世！

陈建军

癸巳初春于武汉大学

目 录

旧地重游 (1)

看 灯 (6)

鼓 乐 (11)

野外理发处 (16)

钱江看潮记 (23)

放 生 (29)

半篇莫干山游记 (35)

山中避雨 (50)

西 湖 船 (54)

桂林初面 (62)

蜀道奇遇记 (67)

桂林的山 (82)

胜利还乡记 (88)

庐山游记之一：江行观感 (94)

庐山游记之二：九江印象 (101)

庐山游记之三：庐山面目 (107)

西湖春游 (115)

扬州梦 (127)

故宫一瞥 (137)

黄山松 (141)

上天都 (146)

黄山印象 (153)

饮水思源 (159)

化作春泥更护花 (165)

有头有尾 (170)

赤栏杆外柳千条 (176)

耳目一新 (180)

天童寺忆雪舟 (183)

不肯去观音院 (190)

塘 栖 (196)

鄞 都 (200)

旧 上 海 (203)

旧地^①重游

旧地重游，以前所惯识的各种景物争把过去的事情告诉我，使我耳目不暇应接，心情不胜感慨。我素不喜重游旧居之地，便是为此。但到了不得已的时候，也只得硬着头皮，带着赴难似的心情去重游。前天又为了不得已之故，重到旧地。诗人在这当儿一定可以吟几句。我也想学学看，但觉心绪缭乱，气结不能言，遑论做诗？只是那迎人的柳树使我忆起了从前在不知什么书上读过的一首古人诗：“此地曾居住，今年宛如归。可怜汾上柳，相见也依依。”

这二十个字在我心中通过，心绪似被整理，气也通畅得多了。

① 旧地，指嘉兴。

次日上午，朋友领我到了旧时所惯到的茶楼上，坐在旧时所惯坐的藤椅里。便有旧时惯见的茶伙计的红肿似的手臂，拿了旧时所惯用的茶具来，给我们倒茶。这里是楼上的内室。室中只设五桌座位，他们称之为“雅座”。茶钱比他处贵，外室和楼上每壶十一个铜元，这里要十六个铜元。因这原故，雅座常很清静。外室和楼下充满了紫铜色的脸，翡翠色的脸，和愤恨不平的话声时，你只要走上扶梯，钻进一个环门，就有闲静的明窗净几。有时空无一人，专等你来享用：有时窗下墙角疏朗朗地点缀着几个小白脸，金牙齿，或仁丹须，静静地在里面咬瓜子，或者摆腿。这好比超过了红尘而登入仙境。五个铜板的法力大矣哉。以前我住在此地的时候，每次到这茶楼，未尝不这样赞叹。这回久别重到，适值外室和楼下极闹而雅座为我们独占，便见脸盆大的五个铜板出现在我的眼前了。我们替茶店打算，这里虽然茶钱贵了五个铜板，但是比较起外面来，座位疏，设备贵，顾客少。照外面的密接的布置，这块地方有十桌可摆，这里只摆五桌。外面用圆凳，这里用藤椅子。外面

座客常滿，这里空的时候多。三路的损失决不止五个铜板。这雅座显然是蚀本生意。这样想来，我们和小白脸，金牙齿，仁丹须的清福，全是那紫铜色的脸，翡翠色的脸和愤恨不平的话声所惠赐的。

我注视桌面，温习那旧时所看熟的木纹的模样。那红肿似的手臂又提了茶罐出现在我的眼前。手臂上面有一张笑口正在对我说话。

“老先生，长久不到了。近来出门？”

“嘿嘿，长久不到了，我已经搬走，今天是来作客的。”

“啊，搬走了！怪不得老客人长久不到了。”

“这房间都是老客人吗？”

“噯，总是这几位先生。难得有生客。”

“我看这里空的时候多，你们怎么开销？”

“噯，生意是全靠外面的，不过长衫班的先生请过来，这里座位清爽些。哈哈！”

他一面笑，一面把雪白的热手巾分送给我们，并加说明：

“这毛巾都是新的，旧的都放在外面用。”

啊，他还记忆着我旧时的习惯。我以前不欢喜和别人共用毛巾。这习惯的由来，最初是一种特殊的癖，后来是怕染别人的病，又后来是因为自己患沙眼，怕把这“亡国之病”传给别人。所以出门的时候，严格地拒绝热手巾。这茶伙计的热手巾也曾被我拒绝过。我不到这茶楼已将两年了，他还记忆着我的习惯。在这点上他可说是我的知己。其实，近来我这习惯，已经移改。因为我觉得严防传染病近于迷信，又觉得严防“亡国之病”未必可以保国，这特殊的癖就渐渐消除。况且我这知己用了这般殷勤体贴的态度而把雪白的热手巾送到我手里，却之不恭。我便欣然地接受而享用了。雪白，火热的一团花露水香气扑上我的面孔，颇觉快适。但回味他的说话，心中又起一种不快之感，这些清静的座位，雪白的毛巾，原来是茶店老板特备给当地的绅士先生们享用的。像我，一个过路的旅客，不过穿件长衫，今天也来掠夺他们的特权，而使外面的人们用我所用旧的毛巾，实在不应该；同时我也不愿意。但这茶伙计已经知

道我是过路的客人。他只为了过去的旧谊而浪费这种殷勤，我对于他这点纯洁的人情是应该恭敬地领谢的。

我送还他毛巾的时候说了一声“谢谢你！”但这三个字在这环境之下用得很不适当。那人惊异地向我一看。然后提了茶罐和毛巾走出环门去。他的背影的姿态突然使我回复了两年前的心情。似觉这两年间的的生活是做一个梦，并未过去。

归家的火车十二点钟开。我在十一点半辞别了我的朋友而先下茶楼。走过通达我的旧寓的小路口，望见里面几株杨柳正在向我点头。似乎在告诉我：“一架图书和一群孩子在这柳阴深处的老屋里等你归去呢！”我的脚几乎顺顺地跨进了小路。终于踏上马路向车站这方面去了。

廿二〔1933〕年五月七日。^①

① 在建国后作者自编的《缘缘堂随笔》（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11月初版）中，将本篇写作时间误署为：1934年春。

看 灯^①

今晚我的船所要停泊的市镇上，正在举行“新生活运动提灯大会”。船头离岸尚远，早有鼓乐喧阗之声，从远近各处传入我的船室。船家夫妇从下午起，一直在船梢上恨恨地谈论昨夜失去的那条白绵绸裤子。新生活运动鼓乐之声能使他们转恨为喜，到这时候他们忽然起劲地摇着“盖面橹”^②，兴致勃勃地话起那灯会中的“牡丹亭”、“白毛太狮”来。

市里的岸边停着许多客船，我们的船不能摇进市中，只得泊在市梢。船家夫妇做夜饭给我吃，同时为我谈起灯会的种种盛况。他们说这是难得看得到的；又说

① 本篇原载《论语》1934年7月16日第45期。

② 摇“盖面橹”，作者家乡话，指船即将靠岸的摇法，因橹吃水不深，故谓“盖面”。

像我，描畫的人，更是非看不可。他們能包我描得許多“出色”的畫。最後又鄭重地叮囑我，衣帽物件務要收藏得好，防恐蹈了昨夜的覆轍。

黃昏九時，我由船主人引導，穿過了一片汗臭的人海，來到毛廁斜對面的一所敗屋的門前。船主人說，在這地方看燈再好勿有。別的房屋門口，都站滿着人，只有這廐下比較的空些。原來這敗屋的門緊緊地關閉着，里面并无主人出來看燈，專把它廐下這塊在当时千金難买的空地，讓給像我這樣的過路人駐足。我舉頭一看，望見檐下挂着一塊破舊不堪的匾額，額上写着“土谷祠”三字，心想这里面大約沒有阿 Q，或者也有，而正在參加提燈，所以關着門。門外已疏朗朗地站着十來個人，但一邊尚有幾尺空地，好像是專為我和船主人留着的。走近一看，地下有着很大的一个水洼，其深不可測。船主人去近旁拾些磚頭來，在這些水洼里填起兩個浮墩，教我把足踏在浮墩上。他自己本來赤着腳，就像種蓮花一般地把兩腳插在水裡，挺起胸部，等候着看燈。

这样地站着等候了约一小时之久，鼓乐之声渐渐地迫近来。路的两旁就有千百个人头，弯弯曲曲地伸进伸出，向鼓乐的来处探望，惟有我一人正襟危立，一些儿不动。人之见者，或将赞我镇静不躁，修养功夫极深。果尔，我将感谢我脚底下的两个浮墩。其实我早该感谢它们。因为这时候，站到土谷祠庑下来的人已渐次增加了不少，颇有些儿拥挤，但始终没有人敢挨近我身边来。我仿佛是占据着梁山泊的强徒，四面环绕着水，任何官兵不敢相犯。

鼓乐只管在近处喧阗。花灯只管不来。我的两脚只管保住了一尺半的距离而分立着，有些儿麻木了。我的眼睛只管望见罗汉像一般的人头，也有些儿看厌了。视线所及，只有斜对面毛厕上络绎不绝的小便者，变化丰富，姿势各殊，暂时代替花灯供我欣赏。这会我独得了珍奇的阅历：有生以来，从未对着这样拥挤的毛厕作这样长久的观察。吾今始知小便者的态度姿势变化之多。想描出几个，伸手向衣袋中摸速写簿，遍摸不得。料想是一小时之前通过人海时被挤出衣袋而落在途中了，或

者被人误认作皮夹掏去了。我之所谓速写簿，其实只是六个铜板买来的一本小拍纸簿，厚纸的旁边装着一个自己手制的铅笔套，套内插着半支大华厂“唯一国货”的六B铅笔罢了。不过里面已经写着一幅船主人洗脚图，失去了略觉可惜；当时眼前的小便者的姿态无法速写，



继续看了络绎不绝的许多小便者
之后，花灯方始迎来。